

古文辭類纂

第一函
第六冊

序跋類五

古文辭類纂十

蘇明允族譜引。

。。

。。

。。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總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途人也。吾所與相視如途。

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
于途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途人者勢也。勢吾無
如之何也。幸其未至于途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
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
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
戚欣。兄弟之親。如足於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蘇明允族譜後錄。

蘇氏之先出於高陽。高陽之子曰稱。稱之子曰老童。老童生重黎。
及吳回。重黎爲帝。嚳火正。曰祝融。以罪誅。其後爲司馬氏。而其弟
吳回復爲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長曰樊。爲昆吾。次曰
惠連。爲參胡。次曰錢。爲彭祖。次曰來言。爲會人。次曰安。爲曹姓。季
曰季連。爲芊姓。六人者皆有後。其後各分爲數姓。昆吾始姓巳氏。

其後爲蘇顧溫董當夏之時昆吾爲諸侯伯歷商而昆吾之後無
聞至周有忿生爲司寇能平刑以教百姓周公稱之蓋書所謂司
寇蘇公者也司寇蘇公與檀伯達皆封於河世世仕周家於其封
故河南河內皆有蘇氏六國之際秦及代厲其苗裔也至漢興而
蘇氏始徙入秦或曰高祖徙天下豪傑以實關中而蘇氏遷焉其
後曰建家於長安杜陵武帝時爲將以擊匈奴有功封平陵侯其
後世遂家於其封建生三子長曰嘉次曰武次曰賢嘉爲奉車都
尉其六世孫純爲南陽太守生子曰章當順帝時爲冀州刺史又
遷爲并州有功於其人其子孫遂家於趙州其後至唐武后之世
有味道焉味道聖曆初爲鳳閣侍郎以貶爲眉州刺史遷爲益州
長史未行而卒有子一人不能歸遂家焉自是眉始有蘇氏故眉
之蘇皆宗益州長史味道趙郡之蘇皆宗并州刺史章扶風之蘇

皆宗平陵侯建河南河內之蘇皆宗司寇忿生而凡蘇氏皆宗昆
吾樊昆吾樊宗祝融吳回蓋自昆吾樊至司寇忿生自司寇忿生
至平陵侯建自平陵侯建至并州刺史章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
長史味道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閒世次皆不可紀而
洵始爲族譜以紀其族屬譜之所記上至於吾之高祖下至於吾
之昆弟昆弟死而及昆弟之子曰嗚呼高祖之上不可詳矣自吾
之前而吾莫之知焉已矣自吾之後而莫之知焉則從吾譜而益
廣之可以至於無窮蓋高祖之子孫家授一譜而藏之其法曰凡
適子而後得爲譜爲譜者皆存其高祖而遷其高祖之父世世存
其先人之譜無廢也而其不及高祖者自其得爲譜者之父始而
存其所宗之譜皆以吾譜冠焉其說曰此古之小宗也古者有大
宗有小宗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

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者公子及士之始爲大夫者也別子不得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故曰繼別爲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大宗死則爲之齊衰三月其母妻亡亦然死而無子則支子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又爲小宗故曰繼禰者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易宗其繼禰者親兄弟宗之其繼祖者從兄弟宗之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宗之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死而無子則支子亦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凡今天下之人惟天子之子與始爲大夫者而後可以爲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爲族譜其法皆從小宗凡吾之宗其繼高祖者高祖之嫡

子祈祈死無子天下之宗法不立族人莫克以其子爲之後是以繼高祖之宗亡而虛存焉其繼曾祖者曾祖之嫡子宗善宗善之嫡子昭圖昭圖之嫡子惟益惟益之嫡子允元其繼祖者祖之嫡子諱序序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其繼禰者禰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曰嗚呼始可以詳之矣百世之後凡吾高祖之子孫得其家之譜而觀之則爲小宗得吾高祖之子孫之譜而合之而以吾譜考焉則至於無窮而不可亂也是爲譜之志云爾

蘇子由元祐會計錄序。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強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爲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察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遂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

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
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
計並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爲景德皇祐治
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
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
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覩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
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
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尙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
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眾用此三者故能
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款附琛貢相屬於道
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入畜金幣爲殄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
原眞宗繼之懷服契丹二患旣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

德之閒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崇禧景靈之宮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爲言大臣力爭章獻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閒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旣平而已益之兵遂不復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物宮邸官吏冗積員溢於位財之不贍爲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羣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閔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爲富國彊兵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爲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

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
有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爲求民之疾苦而
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
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
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
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
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
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爲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
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
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
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羌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爲
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

心矣。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強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臥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會計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爲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旣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臣謹序。

蘇子由會計錄民賦序。

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三焉。自祖宗以來，論事者嘗以爲言而爲政者，嘗試其事矣。然爲之愈詳，而民愈擾，事之愈力，而功愈難。其故何哉？古者隱兵於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平之世，無廩給之費，征伐之際，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歎息而言也。然而熙寧之

初爲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贅子。斷壞支體以求免丁。及其旣成。子弟挾縣官之勢。以邀其父兄。擅弓劍之技。以暴其鄉黨。至今河朔京東之盜。皆保甲之餘也。其後元豐之中。爲保馬之法。使民計產養馬。畜馬者眾。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於江淮。小不中度。輒斥不用。郡縣歲時閱視。可否權在醫駟。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於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貸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詩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古蓋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數。亦未必有常息也。至於熙寧青苗之法。凡主客戶得相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入之際。吏緣爲姦。請納之勞。民費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輸十而得五。錢積於上。布帛米粟賤。

不可售。歲暮寒苦，吏卒在門，民號無告。二十年之間，民無貧富，家產盡耗。此所謂不可復者二也。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有不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眾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爲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謂之記景德田，況之記皇祐田，皆以均稅爲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畝，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挾私隱，崇告訐，以實貧

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虐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爲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可復者三也故臣愚以謂爲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民盡力耕田賦輸以養兵終身無復征戍之勞而朝廷招募勇力强狡之民教之戰陣以衛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倍稱之息而子本之債官不爲理償進之日布縷菽粟雞豚狗彘百物皆售州縣晏然處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於田賦厚薄多寡之異雖小有不齊而安靜不撓民樂其業賦以時入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質其欺隱繩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爲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稱頌

以爲先王之遺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試而屢敗，足以爲後世好名者之戒耳。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倉庫，躬饋運，小者治燕饗，職迎送，破家之禍，易於反掌。至於州縣役人，皆貪官暴吏之所誅求，仰以爲生者。先帝深求其病，鬻坊場以募衙前，均役錢以雇諸役，使民得闔門治生，而吏不敢苛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當。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穀寬剩之積，而民始困躓不堪，其生矣。今二聖覽觀前事，知其得失之實，旣盡去保甲青苗均稅，至於役法，舉差雇之中，唯便民者取之。郡縣奉承，雖未卽能盡，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於民賦之篇，備論其得失，俾後有考焉。

王介甫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

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速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跡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疊疊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冒昧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

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王介甫書義序。

熙寧二年臣某以尙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雋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或莫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攷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爲愧也歟謹序。

王介甫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旣使臣雋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

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願臣等所聞。如燭火焉。豈足以賡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價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纘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幾及見之。謹序。

王介甫讀孔子世家。

太史公敘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

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邪。孔子旅人也。

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焉奕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牴牾者也

王介甫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尙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王介甫讀刺客傳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

也。余獨怪知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知伯之亡，一死區區，尙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參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王介甫書李文公集後

文公非董子作士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以余觀之，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眾，而孔子亦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歎不遇也。文公論高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雖然，彼宰相名實固有辨，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爲不忍于小人可也。爲史者獨妄取其怒之，以失職耶？世之淺者，固以其利心量君子，以爲觸宰相，以近禍，非以其私則莫爲也。夫文公之好惡，蓋所謂皆過其分。

者耳。方其不信於天下，更以推賢進善爲急。一士之不顯，至寢食爲之不甘。蓋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後已。士之廢興，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爲賢。僕僕然忘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耶？記曰：道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過也，抑其所以爲賢歟。

王介甫靈谷詩序。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翬翟之文章，榘柙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魑魅之穴，與夫僊人釋子恢譎之觀，咸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址。君姓吳氏，家於山陞，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弟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

夫虎豹黿翟之文章，楛柟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爲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遊於山川之間，獻歌謳吟，以寓其所好，而終身樂之，不厭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爲我讀而序之。唯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鑿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續，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歸熙甫漢口志序

越山西南高而下，傾於海。故天目於浙江之山最高，然屢與新安之平地等。自浙望之，新安蓋出萬山之上。云故新安山郡也。州邑鄉聚皆依山爲塢，而山惟黃山爲大，大鄣山次之。秦初置鄣郡，以此諸水自浙嶺漸溪至率口，與率山之水會。北與練溪合爲新安江，過嚴陵灘，入於錢塘。而汭川之水亦會於率口。汭川者，合琅琊

之水流岐陽山之下。兩水相交謂之汧。蓋其口山圍水繞。林木茂密。故居人成聚焉。唐廣明之亂。都使程沆集眾爲保。營於其外。子孫遂居之。新安之程。蔓衍諸邑。皆祖梁忠壯公。而都使實始居汧口。其顯者爲宋端明殿學士秘。而若庸師事饒仲元。其後吳幼清。程鉅夫皆出其門。學者稱之爲徽菴先生。其他名德代有其人。程君元成。汝玉都使之後也。故爲汧口志。志其方物地俗。與邱陵墳墓。汝玉之所存。可謂厚矣。蓋君子之不忘乎鄉。而後能及於天下也。噫。今名都大邑。尙猶恨紀載之軼。汧口一鄉。汝玉之能爲其山水增重也如此。則文獻之於世。其可少乎哉。

歸熙甫題張幼于哀文太史卷

文太史旣沒。幼于哀其平日所與尺牘。摹之石上。太史尊宿。幼于年輩遠不相及。而往復勤懇如素交。吳中自來先後輩相援引類。

如此故文學淵源遠有承傳非他郡之所能及也嗟乎士固樂於有所爲若夫曠世獨立仰以追思千載之前俯以望未來之後世其亦可慨也夫

方靈臯書孝婦魏氏詩後

古者婦於舅姑服期先王稱情以立文所以責其實也婦之愛舅姑不若子之愛其父母天也苟致愛之實婦常得子之半不失爲孝婦古之時女教修明婦於舅姑內誠則存乎其人而無敢顯爲悖者蓋入室而盥饋以明婦順三月而後反馬示不當於舅姑而遂逐也終其身榮辱去留皆視其事舅姑之善否而夫之宜不宜不與焉惟大爲之坊此其所以犯者少也近世士大夫百行不悛而獨以出妻爲醜閭閻化之由是婦行放佚而無所忌其於舅姑以貌相承而無勃谿之聲者十室無二三焉況責以誠孝與婦以

類已者多而自證子以習非者眾而相安百行之衰人道之所以不立皆由於此廣昌何某妻魏氏刲肱求療其姑幾死其事雖人子爲之亦爲過禮而非篤於愛者不能以天下婦順之不修非絕特之行不足以振之則魏氏之事豈可使無傳與抑吾觀節孝之過中者自漢以降始有之三代之盛未之前聞也豈至性反不若後人之篤與蓋道教明而人皆知夫義之所止也後世人道衰薄天地之性有所壅遏不流其鬱而鍾於一二人者往往發爲絕特之行而不必軌於中道然用以矯枉扶衰則固不可得而議也魏氏之舅官京師士大夫多爲詩歌以美之予因發此義以質後之

人
議論好而
文非高古

劉才甫海船三集序

乘五板之船浮於江淮滄然雲興勃然風起驚濤生巨浪作舟人

僕夫失色相向以爲將有傾覆之憂沈淪之慘也又況海水之所
汨沒渺爾無垠天吳睽賜魚鼈撞衝人於其中萍飄蓬轉一任其
挂脊奔馳曾不能以自主故往往魄動神喪不待檣摧檣折而夢
寐爲之不寧顧乃俯仰自如吟詠自適馳想於沆瀣之虛寄情於
霞虹之表翩然而藻思翔蔚然而鴻章著振開寶之餘風髣髴乎
杜甫高岑之什此所謂神勇者矣余謂不然人臣懸君父之命於
心大如日輪響如霆轟則其於外物也視之而不見其形聽之而
不聞其聲彼其視海水之蕩溢如重茵莞席之安視崇嶽之崕峴
當前如翠屏之列几硯之陳視百靈怪物之出沒而沈浮如佳花
美竹奇石之星羅於苑囿歌聲出金石若夫風潮澎湃之音彼固
有不及知者而又何震懼恐懼之有翰林徐君亮直先生以康熙
某年之月日奉使琉球歲且及周歌詩且千百首名之曰海舶三

集海內之薦紳大夫莫不聞而知之矣後二十餘年先生既歸老於家乃命大槩爲之序

有奇氣實似昌黎而語略繁

劉才甫倪司城詩集序

余友倪君司城非今世之所謂詩人也其試童子嘗冠於童子矣其在太學嘗冠於太學諸生矣其應鄉試而出太倉王相國使人亟求其草稿觀之然則司城之於舉進士可操券取也而卒不獲一售以終其身雍正之初嘗爲中書而使蜀矣其後爲洋與南鄭二縣令前後十六年其德澤加於百姓大臣嘗有薦其才可知一郡及爲藩臬之副使者而卒老於縣令不得調信乎人之窮達懸於天而非人力之所能爲邪司城於書無所不讀而尤詳於聖人之經必究極其根源乃止其齒長於余十有餘歲而與余同學爲古文余開出文相質司城雖心以爲善而未嘗有面諛之言其刻

求於一字一句之間如酷吏之治獄必不稍留餘地余少盛氣不自抑或與之辨爭至於喧闐然司城不以余之爭而少爲寬假余亦不以其刻求而自諱其疵類也苟有作必出使視之其後每相見則每至於爭而一日不見則又未嘗不相思蓋古之所謂益友者如此而吾特幸與之爲友也司城抱負奇偉不得見於世則往往爲歌詩以自娛其壯年周游黔蜀崎嶇萬里其詩尤雄放窮極文章之變雖其他稍涉平易者而語必雅健能不失詩人之意旨時人不能盡知更千百世後必有能知之者余雖與司城同鄉里其久相聚處乃反在異地司城既家居不相見者常至五六年歲庚午司城一至京師余與相聚纔數日悵然別去忽忽閱四歲今春余將之武昌道過司城司城出酒肴共酌意氣慷慨其平時飛動之意猶不能無然而司城年已七十矣司城所爲詩僅千有餘

篇其鋟板以行世用白金無過百兩而家貧力未能及余將與四方友人共謀之而未知其何如雖然司城之詩藏於家其光怪已自發見不可掩雖其行世豈能加毫末於司城哉然則鋟板與否存乎人而司城固可不問矣

奏議類上編一

古文辭類纂十一

楚莫敖子華對威王。

威王問于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于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于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于表。薄而財于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廉。名不挫于諸侯。

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向。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于柏舉。兩御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撲一人。若摔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爲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寡君當權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于是羸糧潛行。上崢山。踰深溪。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崔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瘖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盪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寡君

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
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
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于濁水而大
敗之亦聞于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莽冒勃蘇是也
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
結鬪于宮唐之上舍鬪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
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于江逃于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
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
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
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自弃于磨山之中至今無冒鼎按冒者言覆
冒子孫田祿之
類或作
位非是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
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

好小賢。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張儀司馬錯議伐蜀。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于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轅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眾。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于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

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并力合謀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旣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蘇子說齊閔王。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于權而務興于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此下承後起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剗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鈇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傅衛國城剛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愬于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于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于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于大河趙得

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溝，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隊也。棘溝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于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眾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此下承遠怨說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于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于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于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以下皆言後起而遠怨意，卽寓其內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

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眾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積穡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強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于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驚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驚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

于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而
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于義則亡天下可跼足
而須也明于諸侯之故察于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
趨而疾眾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
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于桓之曲燕不勝十萬
之眾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
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于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
利也由此觀之約于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
察相以下極言用兵之害不能後起而致怨者誠欲以霸王也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
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
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
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窘之道也中人禱祝君鬻釀通都小縣

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

軍則重出費以送死傷國中則哭泣以迎之

則傷主心

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
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其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
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
折鏃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
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卒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
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家雜總
身窟穴中罷于刀金而士困于土功將不釋甲替數而能拔城者
爲亟耳上倦于教士斷于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
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
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兼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
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

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于長子敗趙氏北戰于中山克燕
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
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于齊者何也不嗇于戰攻之患也
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于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
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
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
城郭露夫士死于外民殘于內而城郭露于竟則非王之樂也今
夫鵠的非咎罪于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喜不中則媿少
長貴賤則同心于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
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
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
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

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于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

遠而爲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

此下言用謀之利明

于權藉時勢者

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

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者，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而拒之，患至而移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矣？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

邯鄲

黃丕烈謂而能字通國策能字多作而鮑氏憎特字非

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

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于竟內盡堞中爲戰具竟爲
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于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
令行于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眾故以一秦而敵大
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
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于天下矣今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
不足以王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
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
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
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悅于衛鞅之言也故身
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
處之于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
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于國而東次于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
是時秦王垂拱而受

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
言于尊俎之間謀成于堂上而魏將已禽于齊矣衝櫓未施而西
河之外已入于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于尊
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戰國策以此為蘇子之辭或疑為蘇秦或疑為蘇代吳師道固
辨其非矣痛按此篇末引商鞅見魏王之語正如秦代所以思
齊之計若借衛鞅以發其情而寤愍王焉者豈非齊之忠臣乎篇首蘇子字益誤不則或歟腐之辭
當齊潛燕昭之時代常居燕厲常居齊齊國既破趙將與秦攻其遺墟其危亟矣厲獨為書與趙王
止之豈厲猶忠于為齊
謀者有異于其兩昆邪

虞卿議割六城與秦。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媾趙計
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
樓緩辭讓曰此非囚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
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為之自
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

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能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

二人。

國策作十六
八今依史記

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之爲

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妒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

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

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

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

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尙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

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

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

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

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與

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

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啟關通敵，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媾乎？今媾，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尙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

前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愈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是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

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無按史記以始勸趙割六城爲趙郝之計。後樓

緩來趙。乃復勸之。其兩人之辭國策。盡以爲樓緩之語。今依國策。

中旗說秦昭王。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孰如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帥韓魏以圍趙襄子。于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

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于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尙賢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信陵君諫與秦攻韓。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于親戚兄弟若此而又况于仇讐之敵國乎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

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欲得故地，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更事。國策便事史記更事史是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闕與之事也。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溢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于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吳院依史策作危隘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于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茅，邢邱，城垓，津，以臨河內。此句依史記國策作懷地而以之臨河內，其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而水大

邢邱安城垓津
而以之臨河內

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于秦秦之欲誅

諸國

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

陵氏而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

國策魏攻管篇安陵君對信陵

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而按襄王者梁襄王也成侯者安陵始封之君非惠王之子

則襄王之子也魏至安釐王去襄王四世而安陵益疏絕為異國故取惡於魏欲併韓而亡之然安

陵在魏西南猶足蔽魏之南國苟亡之則南國危矣鮑彪吳師道注國策乃以襄王

為趙襄子成侯為趙成侯不知其為魏同姓國也且趙曷為封子姓于韓魏間乎南國雖無

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

愛南國非也之猶及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有

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閒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秦十攻魏五入

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

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乎闕所亡乎秦者山北史有崑字非是河外河

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

禍若是矣又況于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

十

古文辭類卷十

十

十

十

十

聞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于趙而請爲天下雁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于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于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小時已通韓之上黨于其甯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大破魏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矣

字史無之日字以
文義皆當有之

李斯諫逐客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邳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于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納，疏士而不與，與依文選史作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

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
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
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
宮而駿良馱馱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蜀之丹青不爲采所
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
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
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嗚嗚快耳史記有目

字今從
文選

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

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
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
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
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則士

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李斯論督責書。

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斷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匭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斂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滍水放之海而

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於外葬於會稽雖臣
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
處逆旅之窟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
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
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
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賜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
害爲之奈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
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
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
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
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
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

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
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
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
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
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
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
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
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
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
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
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
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

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隋塹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耶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聞于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

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

古文辭類纂十一
東山尺牘主客必部掄財甘飢

奏議類上編二

古文辭類纂十二

賈山至言。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慮。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言久遠。願借秦呂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譟。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櫜。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

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破呂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呂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皐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

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曰威，壓之曰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誦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曰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醕，祝餽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曰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曰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失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廢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

下破六國。呂爲郡縣，築長城。呂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呂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呂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呂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呂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鍾虡，飾土築阿房之宮，自呂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諡，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繫世廣德，呂爲子孫基業，無過二

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曰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曰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曰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曰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以上皆論受諫不敢適欲又曰。濟濟多士。文王曰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曰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

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以上論敬士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自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自賦縣傳去諸苑自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

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

大臣者既官之爲大臣矣而又言爲公卿者言賜爵也徹侯關內侯有食邑吏

民奉爲君公故曰公大庶長等爲卿漢因秦制公士至不更四級蓋比古之士大夫至五大夫五級蓋比古之大夫左庶長至大庶長九級蓋比古之卿山所謂公卿者意如此非三公九卿之謂余既爲此解閱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劉邵爵制其比擬同余說極詳備大可證明此說之不悞也

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

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中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

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呂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

天之所目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

盜賊少此天下之所目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

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

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

射擊兔伐狐目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呂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

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

不媿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且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且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雄肆之氣噴薄

橫出漢初之文如此昭宣以後蓋希有矣況東京而降乎

賈生陳政事疏○○○

臣竊惟事執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

此二字疑本是一字後論何奴一事而疊出可爲流涕句耳非

有二也俗人或遂于起處增一爲二

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且疏舉

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曰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

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呂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旣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呂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呂幸天下，呂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呂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呂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

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亡呂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呂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尙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虜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此之字疑借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呂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曩，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剽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虜夫呂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尙憚呂危爲安，呂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此下兩段乃承上雖堯舜不治意引同異姓兩層影照所謂兩不能乃勢

不可爲與上
文不能辨別

淮陰侯向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

趙貫高爲相盧縮王燕陳稀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

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旨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

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執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爲

中涓其次廛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曰明聖威武卽天

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

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

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旨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

下之不能也然尙有可誘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

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

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虜臣又知陛

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

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

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辜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啟其口七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自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旤之變未知所移殃禍在下則骨肉抗到設移于上或危社稷明帝處之尙不能呂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眾理解也至于髀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眾髀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呂芒刃臣自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

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呂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呂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呂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眾而子孫少者建呂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

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他所呂數償之一寸之地
一人之眾天子亡所利焉誠曰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
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無誅伐之志故
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
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
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
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執方病
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
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
瘡也又苦蹶齧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
王之子親兄子也

惠王下今漢書本脫之子二字從資治通鑑增蓋塢先生云是時王戊
王楚從弟之子也文王則王齊其王喜王城陽兄子之子也惠王子罷

車等僅爲列候是親者無分地也其後文帝十
五年盡王惠王子六人蓋正以賈生此言目

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

分地曰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曰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癰也。又苦蹠盤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媢媢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曰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其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癰。夫辟者。一面病。癰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曰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執既卑辱。而旤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曰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曰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眾。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

呂臣爲屬國之官。呂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眾。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呂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呂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呂衣婢妾。白穀之表。薄紈之裏。緹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呂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白衣阜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夔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

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誚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偃，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日蹙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曰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尙未改。今世曰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剝寢戶之簾，舉兩廟之器，白晝大

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曰簿書不報。期會之閒。曰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曰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同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于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

羣臣眾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呂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緇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呂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呂衛

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
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
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
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
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官當依大戴作宮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
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
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
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矣帝入太學承師問
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惠智長而治
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
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

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目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目明有孝也。行目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目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目長久者。目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目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誠。夫三代之所目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

也。秦世之所。曰。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目勸善。刑罰。目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

遷善遠。舉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曰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曰禮義治之者，積禮義；曰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曰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曰德教，或歐之曰法令。道之曰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歐之曰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曰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

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曰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曰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眾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尙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曰黥劓之臯。不及大夫。曰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

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目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目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眾庶同黥剃髡別笞僇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辱被戮辱者不泰迫辱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辱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目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目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目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目令眾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目加此也非所目習天

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眾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眾人畜我，我故眾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庠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與詬亡節。說文誤，詬恥也。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眾，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目厲寵

譏或从笑作譏，胡禮切。與頭衰散喪態也。胡結切。今漢書通爲與字，當讀作譏。

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輒不勝任者，不謂罷輒，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尙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辜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爾按弛者解去其職，卽古云自廢而死者非。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其有

大辜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憚，嬰目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目遇其臣，而臣不自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

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目託不御之權可目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謂新書者未敢信以爲眞賈生之文也若果如此孟堅必不刪削之意謂此一段爲論積貯即載于食貨志者是已

長太息者六文內闕一西山先生引新書諸侯官名制度同于天子者補之鮑

賈生論積貯疏

通鑑因食貨志有文帝感此開籍田躬耕語而文帝二年有開籍田詔遂置此疏于文帝二年此非是文帝二年漢才二十七年而此云幾四

十年必在長○○沙召同時也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蠶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自長

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旣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眾，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齧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政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謂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

李奇曰：廩廩危也。廩按此卽粟。粟字說文本作癩，隸省作粟。此

又假借糜字耳哀十五年左
傳糜然傾大夫之尸同此

竊爲陛下惜之

賈生請封建子弟疏。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目爲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塵如黑子之著面。適足目餌大國耳。不足目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目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目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目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目爲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目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目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

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呂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呂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鄴。呂北著之河。淮陽包陳。呂南撻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呂扞齊。趙淮陽足呂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呂除六國之旤。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呂成六國之旤。難呂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旤。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賈生諫封淮南四子疏。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曰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自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憤快志，刺手自衝仇人之匈，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自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子之眾，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卽疑有剽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畱計。

賈生諫放民私鑄疏。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夫

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眾。夫縣法曰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虐，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虐，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曰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

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少，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劔楯三不當一。藿葦竹蕭，少木蒙籠，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劔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目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目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目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目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目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目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目

攻大敵國之形也。呂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呂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眾，以誅數萬之匈奴，眾寡之計，呂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呂大爲小，呂強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呂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眾數千，飲食

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且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且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且眾。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鼂錯論守邊備塞書。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且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

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更有謫及贅壻賈人，後曰嘗有市籍者，又後曰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曰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曰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虻易曰擾亂邊境，何曰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少甘水則止，少盡水竭則移，曰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曰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曰候備

塞之卒少則入入不救

入不救一本作陛下不救

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

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

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

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

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自便爲之高

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復爲一城其內城閒百五十步要害之處

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迺

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自丁奴婢贖臯及輸奴婢欲

自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

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

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

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自其半予之

縣官爲贖其民

通案此言能奪還胡所驅略者以半入官以半予能奪還者然畜產器物則遂予之若內有人民官又當以財贖之不使竟爲奴又不使奪還者失利也

師古解與句讀皆失之

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君德上也欲全親戚

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
君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
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鼂錯復論募民徙塞下書。

陛下幸募民相徙君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
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
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
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君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
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少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
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

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自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自救疾病。自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自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自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自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自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自相識。驩愛之心，足自相死。如此而勸自厚賞，威自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

識唯陛下財察

鼂錯論貴粟疏

鼂按錯傳言守邊備塞勸民力本二事然則此篇與臣鬲秦時一篇同時上也漢書以入食貨故傳不載亦可證賈生長太息之一在食貨志

內爲孟堅。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曰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已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

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自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官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自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自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

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
之息於是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
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
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任伯之得
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
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曰兼并農人農人所曰流亡者也今
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
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
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
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曰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曰
拜爵得曰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曰
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

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自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自是。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司馬長卿諫獵書

。

。

。

。

。

。

。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與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

雖有烏獲。逐蒙之技。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害矣。是胡越起於
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
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而況涉乎
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
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
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
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
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
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
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

重之越方外之地。劓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于水鬪，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閒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

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閒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愉，領柁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眾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閒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

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
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于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
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
鼯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眾，
兵強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
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
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
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
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綿力
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
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
倍乃足。輓車奉饟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

蛇蠱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
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
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
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
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
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竝
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
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畱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
勦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丁壯從軍
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眾隨而誅之
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
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畱軍屯守空地曠

日持久士卒勞倦越迺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文頴曰顏行猶雁行蕭案信陵君書請爲天下雁行頓刀雁行者相連而進頓刀乃是居前當鋒刀也顏行者願者領額居前行者若頴然與雁行義異廝與之卒有一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眾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憑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

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旣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嚴安言世務書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裳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

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劔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眾，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旣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少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民不天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旣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眾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竝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穀

擊介胄生蠹。民無所告。懣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鐘。虜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徭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調諛者眾。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強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

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
竝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
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
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
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焚
略巖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
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
非所以予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
也禍挈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
今天下鍛甲摩劔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
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
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

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主父偃論伐匈奴書。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

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

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眾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
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
毆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
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
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
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
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
下孰計之而加察焉

吾丘子贛禁民挾弓弩議。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目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目制猛獸而
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
侯力政疆侵弱眾暴寡海內抗敝是以巧詐竝生智者陷愚勇者

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呂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桀。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呂寢鉏筮。挺相撻擊。犯法滋眾。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呂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旣抗。弓矢斯張。射夫旣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呂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呂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

良民曰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曰爲無益於禁
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東方曼倩諫除上林苑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曰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曰
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
變則三輔之地盡可曰爲苑何必整屋鄂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
變上林雖小

此謂本有之上林蕭相國所
謂上林中多空地棄是也

臣尙曰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

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曰東商雒曰西厥壤肥饒漢
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曰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
秦之所曰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
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粱
粟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曰人給家足無飢

寒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呂爲苑絕陂池
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
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
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
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
車驚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亦足目危無隄之輿是其
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目疆國富人也夫殷作
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
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
願願陳泰階六符目觀天變不可不省

東方曼倩化民有道對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尙難言也臣不敢陳

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綫。足履革舄。以韋帶劔。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縑無文。集上書囊。曰爲殿帷。曰道德爲麗。曰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曰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纈。闕宮人簪瑋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古文辭類纂十三終

奏議類上編四

古文辭類纂十四

路長君上德緩刑書。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曰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惠，曰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曰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曰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曰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曰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曰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凶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曰安，天

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
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
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
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
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
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
陛下厚恩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
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鬻者不可
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目
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
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目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
而立大辟之計歲百萬數此仁聖之所目傷也太平之未洽凡目

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目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目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目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目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尙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詭，唯陛下除誹謗，目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惠，省法制，寬刑罰，目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張子高論霍氏封事。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朏日蝕，晝冥宵光，地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祿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自報功德足矣。閒者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自恩，不聽羣臣自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自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

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呂出人情不相遠，呂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論事指哉。惟陛下省察。

魏弱翁諫擊匈奴書。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迺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

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曰：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曰：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曰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曰：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迺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與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迺可。

趙翁孫陳兵利害書。

文出趙翁孫陳兵利害書。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曰：大軍當至，漢不誅罕，曰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蒙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

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玉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臣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臣守而發之行政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臣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開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開背之也臣愚臣爲其計常欲先赴罕開之急臣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眾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寔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

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目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

趙翁孫屯田奏三首。

臣聞兵者，所自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萬二千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竝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自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自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自上其閒郵

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畱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陘，臣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臣聞帝王之兵，臣全取勝，是臣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臣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畱田，順天

時因地利。曰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替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畱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畱屯。曰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眾。曰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竝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曰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瘞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開小开。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曰制西域。信威千里。

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臣戒不虞十二也。畱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臣聞兵計爲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開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朞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今畱步士萬人屯田，地埶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鬪具，燹火幸通，埶及并力。臣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畱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

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呂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眾。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直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畱，隍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呂爲不便。校尉臨眾，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眾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呂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媿得

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
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畱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
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
下省察

蕭長倩入粟贖罪議

民。函。陰。陽。之。氣。有。好。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
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
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
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
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
財。得。呂。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呂。赴。財。利
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呂。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

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
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臣贍其困乏古
之通義百姓莫臣爲非臣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
既成堯舜亡臣加也今議開利路臣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

賈君房罷珠厓對。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
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慢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
善禹曰無閒曰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
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强治也故
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
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

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揅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按。迺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

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眾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憫惻之忿，欲驅士眾，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

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自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巔巔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瑋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尙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目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旨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

奏議類上編五

古文辭類纂十五

子政條災異封事。

。

。

。

。

。

。

。

。

。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明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選眾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旣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

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麩。釐麩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眾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眾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瞽瞍。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

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眾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
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
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
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
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
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隄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
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鷓退飛多麋有蜮蜚
鸚鵡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
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靄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螽蝻螟螽午並
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
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
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

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眾。輻輳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遭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

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眾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麋麋，見晁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其工，驩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其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通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

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
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
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
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
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
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
閒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
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
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
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
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
而眾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其謀違

善依惡。歎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眾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眾祥竝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効。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竊按爾雅靈沒勉也郭注猶

古注同郭說蓋所引者或齊魯韓詩而解之者以毛詩也世遂讀密勿為勉勉則非是爾雅音義靈本或作靈說文曰靈古蜜字禮記卹勿之勿讀沒亦勉義又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鄭注勿勿猶勉勉然則此密勿當依爾雅讀蜜沒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此東坡所謂小人之黨常勝者也元帝非不知君子小人之別但疑君子未必無黨護之習欲開難用小人以伺察之故此奏以詭和二

字立案以去疑爲主
中以災異爲之徵

劉子政論甘延壽等疏。

鄧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
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
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監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
屠五重城擎歙侯之旗斬鄧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
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
鄧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
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
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
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
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

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屢獲駿馬三十四，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之國，強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畱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

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
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
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劉子政論起昌陵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
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
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于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
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
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
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
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
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

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効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

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邱隴。多其瘞臧。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

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賦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殮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邱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効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旣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眾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

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
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
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愖焉以死者爲有知發
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眾
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
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
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
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綉里張釋之
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
臧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榘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眾庶

此文風韻頗與相如諫獵相近 蓋烏先生云子政之文如觀古之君子右微角左宮羽趨以采齊
行以肆夏規矩揖揚玉聲鏘鳴之容昌黎屈指古之文章僅數人孟子漢兩司馬劉子政揚子雲而

已雖賈生不及也南宋乃有稱董生而抑劉者豈知
言哉諫昌陵疏渾融逾逸當爲第一矣異封事次之

劉子政極諫外家封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眾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凶於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

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閭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眾，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舅舅之親，以爲威重。尙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筭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

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雷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竝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阜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

所以褻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劉子政上星孛奏。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惟陛下留神察焉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壹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閒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

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曆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於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於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眾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

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嚮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狼狽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俾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

匡稚圭上政治得失疏。

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

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緩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沒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忤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眾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

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枝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禮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

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匡稚圭論治性正家疏。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

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
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
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
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
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
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
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
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
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
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
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
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

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之所以崇聖德也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眾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

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匡稚圭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

解按稚圭本學齊詩齊詩以關雎爲刺寢起故云情欲之感宴

私之意未予善其語取入集傳然其說詩實不同

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繇此者也願陛下詳覽

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驚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眾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

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
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

侯應罷邊備議。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
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
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
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
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
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
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
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
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

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尙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尙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

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谷子雲訟陳湯疏。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尙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繇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愒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

阮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胄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尙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耿育訟陳湯疏。

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繫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曆，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尙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

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尙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尙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爲嫉妒之臣所繫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

賈讓治河議。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污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嘔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

至西山南頭，乃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閒。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閒，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

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

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印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鱉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灌漑。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

薄勞費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揚子雲諫不許單于朝書。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強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眾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常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

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
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眾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
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
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
西河絕大漠破竇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
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
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
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
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
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
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
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尙誅兩將

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
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
扶伏稱臣然尙羈縻之計不顛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欲者
不强何者外國天性忿驚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
惡其強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
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旣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
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常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籍
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
時之勞固已犁其庭埽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蓄惟
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
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
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期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

之辭疎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
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
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
誠先於未然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
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
者勞心於內辨者較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
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
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
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畱意於未亂未戰以遏
邊萌之禍

子雲此奏頗擬
信陵諫伐韓書

劉子駿毀廟議

臣聞周室旣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

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故稱申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眾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

降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

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
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
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
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
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
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
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
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
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
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
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芟思其人猶愛其樹
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

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眾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諸葛孔明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隴壘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徧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

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頹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尙書長史叅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

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
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
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
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
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
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
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此文逈似劉子政東漢奏議蔑有逮者

古文辭類纂十五終